



【杂文】

从作家线上售书说起

□韩浩月

前不久,应一位作家朋友之邀,我作为嘉宾参加了他的线上新书发布会,结束之后,他发来一组数据,整场活动,共计有3.3万人次观看,累计销售几百本新书,这个数据没有让我“震惊”,但却沉思良久——这算不算一种“知识付费”?

2019年的时候,在图书出版策划人的鼓励下,我走了十来个城市,到实体书店宣传自己的新书,多的时候,书店会来一百来位读者,少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人,平均下来,每家书店会签售三五十本,这个“成绩”,是远远不够书店支付旅费、住宿费成本的,若非书店与作者都有一份情怀,非著名作家的书店之旅,似乎已经意义不大了。

图书的线上营销,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9月下旬,白岩松就在快手直播间为自己新版的《白说》进行“带货”,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销售“业绩”,全场一共签名售出4000余册,这已经接近一本书的首印数字,非常了不起了。在疫情期间,白岩松关注实体书店的生存,也曾专门在线上直播间,免费帮几家民营书店“带货”,虽然有“大材小用”嫌疑,但对于当时处在困境中的实体书店而言,算是雪中送炭。

网上带货已经缔造了李佳琦、薇娅等超级明星,比起传统的文化界、出版界、娱乐圈对网上带货的反应速度可谓迅即得多,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明星,已经很少没有出现在网上带货名单中了。文化人对于网上带货,多少都存有一些偏见,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许多远知道自己的单向街日历在薇娅直播间几分钟时间卖出6500本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感叹词,其实代表了所有文化人对于网络销售能力的认知。在那一刻,所有身在文化行当中的人都知道:时代真的变了。

疫情对旅游业、电影院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人们大多忽略了图书出版所遭受的损失,长达几个月被困在家中,并没有增加人们热爱读书的兴趣,出于日间叠加的焦虑与压力,大家都愿意通过过度获取信息以及更易于转移注意力的游戏或视频来打发时间。

疫情期间看不进书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于图书销售渠道来说,这不是个好事情,如何把书卖掉,成为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难题。购物是缓解焦虑与压力的一个好办法,中文图书的定价并不算高,再加上平台打折以及折上折,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书价,低到不可想象。我曾在某购书网站的“88元10本促销”活动中,购买了大量诺奖得主以及诸多人文社科著作。那些印制精良、装帧精美,并且值得深读与收藏的好书,只有区区几元,还会送货上门。收到这样的书,在有“赚大了”的心理的同时,还会有一点负罪感——好书如此廉价,怎不令人感慨?

即便如此,线上售书也没给出版社与书店带来多少振奋与希望感,因为总体看来,人们购买实体书的愿望还是持下降趋势,除了阅读心理比较保守的一代读者,更年轻的人已经放弃了购买与阅读纸质书。所以,白岩松也好,以及那些半推半就进直播间推销自己新书的作家们也好,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一点能量,让更多的读者发现纸质书阅读的益处,让更多人留在纸质书阅读、深度阅读的区域。网络与数字化的力量虽然无可阻挡,但能把思想留在“纸的时代”,多少都还令人心生安慰。

博客时代,诸多作家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微博时代,亦有不少作家在社交平台上写140字的零碎感言,整体上,写作群体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了与时俱进。但到了短视频时代,作家们仿佛累了、放弃了,因为作家直播并未形成现象,也没有成为潮流的迹象,毕竟对于写作者而言,面对镜头的表达,远不像独自一人面对纸张或屏幕的书写那样自然与自由。

我身边有些作家朋友,在短暂地开通短视频号之后,选择了放弃。我认为,短视频时代并没有像博客、微博时代那样,给作家群体提供更好的表达契机,在推动写作者面向不断变化的受众群方面,还缺乏足够有力、有效的方式方法。我相信,思想的魅力在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席,只需要给写作群体一个足够宽松的适应时间和足够开放的平台,他们就如同在纸上驰骋那样,也会在网上赢得掌声。

□高军

巴金当年参加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住在沂南县政府驻地界湖的时候,赶过两次界湖集,还在集上购买了一顶草帽。需用的时候就戴着,帮他避免了烈日暴晒,也多次为他遮风挡雨。他对这顶草帽一直情有独钟,难以忘怀。

那是1951年8月,他是从9日进入界湖的,一直到19日早饭后才离开。

界湖农历四、九是集日,商贾云集,历史悠久。康熙十一年(1672)版《沂水县志》记载:“界湖集,县西南八十里。”道光七年(1827)版《沂水县志》:“界湖集,距城七十里。”这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里一直是集。界湖集有春秋两大庙会,骆驼商队来回经过界湖,自北往南带来的是犁、锅、碗、盆等铁器和瓷器,自南返北运走的是食盐等。博山古称颜神,生产的瓷器远近闻名,颜神碗在这里也卖得非常好。博山商人在界湖做生意的也不少,当时界湖三皇庙的泰山行官里供奉着的颜神水母,就是从博山的颜文姜祠里请来的颜文姜,为让博山商人祭拜的。可见当时的界湖集,人口流量不小。

巴金来到界湖的第二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九,正好逢集。这天早上服务员给巴金他们每人送来两个生鸡蛋,还送来了茶、烟等。生鸡蛋是让他们用开水冲鸡蛋汤喝的。这天的早餐安排得很丰富,巴金很感动。上午9点他到县政府礼堂开会,听县长学臣作报告,一直到12点多才结束。这个报告让巴金对沂南县的情况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

午饭后,他送同来的胡绣枫(访问团成员,时任上海市家庭妇女联合会主任)回住处,正好经过集市,于是顺便就到集上走了走。当时的界湖集就在县政府所在地周边,买卖兴隆。听了报告以后,巴金也想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贸易状况等,于是就在集上转悠起来。巴金看一眼北边的三皇庙,没有朝那里去,而是在一个个摊位前不断驻足。突然他看到一种草帽,立即走了过去。

当时离这里不远的南寨村是个编织席角子的专业村,远近闻名,盛产一种叫做“席角子”的带檐帽子,是用芦苇或高粱秸上面的莛子破成细条用手工编织而成,就像席子的一角似的。在巴金离开十五年后,山东省歌舞团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南寨体验生活,创作并演出了“苇笠舞”。但由于“苇笠”这个说法一是太雅,二是不能涵盖用高粱秸莛子编织的同类产品,所以当地人还是

一直叫席角子。

巴金看到这里的草帽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就拿起来认真看着。卖主看他像个公家人,就更加热情地拿起一个需要缝上去的帽托儿介绍说:“用线把它缝在下面,席角子戴在头上就很妥帖了。”巴金问一下价格,就赶紧掏钱买下来。

下午四点半,各组汇报情况,晚饭后又商量晚上万人大会的有关事宜,特别是怎么布置,怎么营造氛围等具体问题。晚上9点多了,安县长又过来与巴金、张维城和李晓岚副科长商谈明天的工作,一直到11点后大家才休息。巴金对白天买的席角子并没有忘记,于是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顺便赶集,购草帽。”

这顶席角子收拾好以后,巴金就经常戴着出门了。5天后的8月16日,是农历七月十四日,又是界湖逢集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县长学臣就来到巴金住所前的葫芦棚下,在两张大方桌前召开生产会议,巴金列席了会议。

在沂南的主要工作大部分完成,已经进入收拢和总结阶段,所以这天早饭后比较清闲。第二天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元节,巴金想再到集上看看当地百姓怎样准备过节,于是决定再次去赶集。看天阴着,他顺手戴上这顶席角子走出院门。在集上经过交谈,他知道当地百姓七月十四下午或者十五上午,都有到祖林上坟、磕头、烧纸的风俗,这是当地中元节最大的事儿,然后在十五下午全家人吃一顿羊肉水饺。那时候的羊很肥,老百姓不舍得把肥油撇在一边,都会剁到馅子里去,所以吃完水饺嘴唇上都糊着一层羊油。当时很多人家不习惯喝开水,就是喝生水,所以吃完羊肉水饺,大家会相互嘱咐:“千万别忘了,不能喝凉水啊。”

巴金对这些情况觉得很新鲜,听得津津有味。这次他又随意买了一些物品,就回去了。

从下午三点开始,又下起雨来,时大时小,直到晚上7点半才停住。巴金看着上一集购买的席角子,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滴,觉得意犹未尽。雨停下来后,他来到葫芦棚下,空气更清新了,从葫芦棚上还能偶尔滴落下来一滴雨水,他招呼靳以在这里一直闲谈到10点以后才睡。临睡前他又习惯地做了记录:“早饭后上街赶集,购物。”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七十年,巴金赶集的地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巴金在这里购买的草帽永远留在时间的记忆里,会时常发出一阵阵植物的清香……

【时光留痕】

蒜瓣米粥的记忆

□高洁扬

午后,阳光和暖,细碎的日影中,我又隐隐看到她劳碌的身影,连同那落满阳光的记忆,也变得越发清晰……

记忆里的那个冬天很冷。小城里气温骤降,还罕见地飘了点雪。雪停后,我生了场大病。满屋里弥漫着中药的苦味,我裹了被子躺在床上,胃隐隐痛着,咽不下任何食物。

奶奶用笑掩去心中的焦急,从橱柜中拿出几个沾泥的蒜,安慰我:“大蒜驱寒,喝些蒜瓣米粥暖胃,病很快就好了。”我想着大蒜刺鼻辛辣的气味,胃里不觉又是一阵翻腾。

奶奶兀自走进厨房。阳光从门缝里洒下来,勾勒出灶台的轮廓,蓝莹莹的火光跃动在焦黑的锅底下。奶奶的背微微佝偻着,一手扶灶台,一手执铁勺,不时在锅里搅动。水开了,锅顶冒出氤氲的蒸汽,奶奶的上半身便朦胧在缓缓扩散开的蒸汽里。

蒸汽散去,奶奶小碎步从厨房里走出,略微蹒跚的身影显出急切的心情。她将碗递过来。岁月沾了凄冷的白在她发间渲染,

她眸中落尽了风霜过往,却一直留着温存的光,倒也分明。她的手一生在家务中操劳,带着总也洗不净的烟火气息,于是她便享受人间的炊烟袅袅,将自己的快乐存在厨房的饭菜飘香中。她时常告诉我:“胃与心脏离得最近,胃填满了,心中就也是充实的快乐。”

阳光在她鬓间镀上金边,融化在她嘴角的笑容里。我端着那碗蒜瓣米粥,兰花小瓷碗,小米金黄,蒜瓣清亮。轻嗅,竟丝毫不觉辣意,反是一阵清新的蒜香,让口中无味的我倏地有了食欲。米粥入口,润滑绵糯,清淡却不单调,温热得像阳光一般。

那之后,我连喝了几天蒜瓣米粥,仍是那兰花瓷碗,仍是那粥醇蒜香,只是有时加了枸杞,有时掺些核桃、杏仁或葡萄干。我便在这粥的滋养下日日挺拔,胃也再没痛过。

冬天很快过去了,春日的阳光和暖了许多。我带着这段落满阳光的记忆,一路前行。蒜瓣米粥的香气,仍时时缠绕在鼻尖,一如奶奶的笑容留在心上,让我在无垠的黑夜里自成光芒,照亮一方。